

928
7
7

象山先生全集

七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八

墓誌銘

黃氏墓誌銘

淳熙庚子三月八日梁君世昌以書抵予言繼室黃氏將葬以李君蟠狀來乞銘余未嘗銘墓抑銘墓非古惟孔悝鼎銘見戴記則衛侯策書曰予汝銘墓之有銘柳子厚謂始於公室用碑以葬其後子孫因銘德行如此則非公侯不得有是然郭林宗不過嘗給事縣廷其葬也刻石立碑蔡邕為之銘是則東漢時銘墓已無限制今人力能辦者必銘其墓余滋不悅



然黃氏余外姑之妹也舊聞其賢梁君亦惓惓於余是春之初余訪梁君梁君內顧酒肴立具梁君去年嘗遊廬阜其談山水之勝誦高人逸士之文疊疊不倦余於是益知其在中饋者能安於梁君而後梁君能安於所好也嗚呼乃不知余去數日而黃氏死矣墓銘今世皆用黃氏又賢余又親戚前其死數日余又適至其家梁君又惓惓於余是以重違其請銘曰世居臨川其姓則黃曰謂之女少慧且良謂殊愛之擇配至詳爰緩其歸繼室于梁歲時祭祀潔蠲盛湘有親有賓飭具有常撫其二子成章大章與其一女

藹然慈祥梁賴其相志願畢償家用益肥於前有光庚子孟春甲子遽亡年上四十壽胡不長其穴伊何靈臺之鄉桐嶺梁源舅姑塋傍三月壬申體魄以藏後有興者是不可忘

張公墓誌

公諱琬字禹錫姓張系出漢留侯世居信之龍虎山曾祖嗣宗賜虛白先生祖大方贈武功郎考念承信郎公生於元符二年十有一月五日癸酉卒於淳熙八年三月十有四日庚申享年八十有三公甫冠應舉不利乃去入京師宣和間應募破方臘補進義副

尉建炎初自京師從馮獬等詣濟南府扈從至南京  
轉進武校尉明年以嘗從使虜轉承信即傾側擾攘  
汴淮之間所志不就浩然歸休居家處鄉孝慈悌順  
無所違拂留意吐納希蹤喬松中年卜居不用世俗  
陰陽地理等說自得勝處家既饒給益自燕適晚歲  
尊延禮法之士為子弟師變其舊俗軌範一新鄉里  
改觀焉寢疾且亟召子孫申戒之言訖而逝娶莊氏  
早卒繼室周氏子男四人崇之簡之安之明之女二  
人長適章如璋次適將仕郎倪安國孫男八人女七  
人曾孫男一人卜以十月三日丙午葬于長湖既得

卜子明之來求誌其墓公繼室余表姊也明之又嘗  
從予遊不可辭青田陸某誌

宋故陸公墓誌

公姓陸氏名九叙字子儀撫州金谿人曾大父演大  
父戩父賀贈承事郎母饒氏贈孺人繼母鄧氏封太  
孺人公生於宣和五年七月乙卯卒於淳熙十四年  
五月癸亥享年六十有五以卒之年十月壬辰葬于  
臨川縣長壽鄉羅首峯下公氣稟恢廓公正不事形  
迹群居族談公在其間初若無與至有疑議或正色  
而斷之以一言或談笑而解之以一說往往為之渙

然家素貧無田業自先世為藥肆以養生兄弟六人  
公居次伯叔氏皆從事場屋公獨總藥肆事一家之  
衣食百用盡出於此子弟僕役分役其間者甚衆公  
未嘗屑屑於稽檢伺察而人莫有欺之者商旅往來  
咸得其懽心不任權譎計數而人各獻其便利以相  
裨益故能以此足其家而無匱乏後雖稍有田畝至  
今計所收僅能供數月之糧食指日衆其仰給藥肆  
者日益重公周旋其間如一日也公娶余氏先公十  
一年卒余氏孝順出於天性娣姒皆以為莫及當窮  
約時公之子女衣服敝敗特甚余氏或時及之公即

正色呵止必伯叔氏為之處乃始得衣雖公之衣服  
器用亦往往如此及伯季有四方游雖至窘急裹糲  
無不立具自公云亡遠方士友聞訃慰唁諸孤與公  
之伯季稱公德美悼痛傷惋無異辭子男四人望之  
麟之立之尚之女六人長適鄉貢進士張商佐次適  
黃叔豐次適危三畏先公十七年卒次適徐翔龍周  
清叟熊鑑孫男三人女五人皆幼弟宣義即主管台  
州崇道觀某謹誌

黃公墓誌銘

南豐黃世成少事場屋再舉不第即棄去益繙經史

百家言究窮其道理結廬石僊巖有終焉之意其兄  
世永甫冠登科所志穎脫以出暇日憇石僊與世成  
劇論時事歎羨其才勉之使出堅不可奪世永益奇  
之名其廬曰壺隱其父南雄府君官至正郎澤及世  
成世成推以與弟澤再及又推以與次弟有季弟澤  
不及則推已田與之或惡其背馳議之曰是非人情  
曰橋曰好名世成處之泰然議者浸以熄久之遠近  
咸服不稱姓字但曰壺隱在童稚時嘗為橫浦張公  
賞識及長結交皆一時名流雖絕意仕進其於國之  
治忽民之休戚未嘗不關其心故舊居職任事者每

賴以有聞江西之林荒湖廣之弭盜往往出其策比  
年移書左司楊廷秀諫議謝昌國其言尤剴切深至  
二公還書推重嘉歎然卒不能有所施行余不識世  
成而得其為人至詳粹然其容懇然其中剴煩若易  
處大若細其施不匱其守不渝為文操筆立成藻思  
贍蔚統紀不紊有苦心極力所不到者得諸儒言論  
必沉涵紬繹頗復論著訂其真偽然不自以為是也  
比十數年辱余以書無曠時若所嚴事學絕道喪斤  
善寸長必自介恃世成之所可挾者衆矣乃自視歆  
然汲汲於求道過人亦遠矣今其亡也其子來請銘

以世成之賢雖不吾屬猶將彰之况請之勤邪世成  
諱文晟曾祖履中康州司理參軍妣葉氏祖俯左迪  
功郎處州司理參軍贈左朝請大夫妣太宜人呂氏  
曾氏父越左朝奉大夫知南雄州妣宜人曾氏娶曾  
氏子男五人長曰楫先四年卒次曰柟曰槐曰椿曰  
棐女三人長適湛覺次適曾林宗幼在室孫男二人  
燾勲女一人世成生於紹興丁巳二月巳亥卒於淳  
熙丁未十二月壬辰享年五十有一將以戊申十一  
月巳酉葬于石僊巖之金鵝谷銘曰匪屋之潤于其  
身匪爵之尊于其仁無其責而有其言非其位而及

其民孰曰余咎孰曰余咎烏乎壺隱豈其隱淪誰尚  
顯之在其後人象山陸某誌

黃夫人墓誌

余少時見墓銘曰多往往緣稱羨之義不復顧其實  
侈言溢辭使人無取信竊念之曰苟如是不如無銘  
及長人或過聽俾為墓銘輒終辭之蓋不獨以才薄  
品卑也歲在庚子同郡梁君光遠繼室黃氏之亡乞  
銘於余於是銘之且具誌其故然其原大抵以其為  
吾外姑之妹而有以信其賢也昔者外舅吳君茂榮  
之葬余狀其行乞銘於尤太史不敢加一辭如所謂



闔郡之士願以為領袖謁諸郡博士造廬延致至于再三乃始應命則許君深父哀詞言之尤詳深父乃當時郡博士今年自右拾遺進貳奉常者也余比歲又銘南豐慈溪二君子之墓海內名識謂無愧辭今吾外姑之葬雖微諸孤之請吾敢無銘乎外姑踰笄歸于外舅尊卑內外媯戚鄰里僚友之家下與僕妾舉無間言自吾為壻未嘗見其喜怒唯見其慈祥恭謹為姑如婦祭祀賓客酒殽殖醢靡不躬親滌濯致潔調割致適奉承薦獻致其誠敬其勤勞中饋殆如一曰諸婦祈欲逸之而不可得待子壻卑行猶孳孳

若有不及焚幽閒安詳不動聲色履之如素亦使人有以安之詩書傳記所稱婦德於是有證嗚呼賢哉享年六十有四邑氏先諱見乃妹銘章子孫男女名數具外舅行狀與允公之誌獨子之幼非外姑出其氣體稚弱外姑慈撫鞠育劬勞有加於疇昔莫辨其非已出也其女之季前一年卒孫則增男一人女四人卒之日維淳熙十有五年二月丁卯明年十月己酉葬于金谿東漕之龍岡銘曰龍岡之阡雲林之別阡江陳前浮霜湧雪瀦若鑑明縹若水潔旁羅諸峰麻姑就列却負書山屏隱巖嶂靈谷後車雷公並轍

維姑之賢往訓是埒維姑之身命服不設天實酬之  
寔以斯穴余實知之詩之斯碣尚其子孫自致闕閤  
褒綸崇封奕世不缺葬月之朔昏宣義郎新權發遣  
荆門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陸某書

葛致政誌

余稚齒在先君侍側見客有長大面目方整坐立聳  
直揖遜恭謹者心獨異之廉問左右知為葛公德載  
而未能詳其為人及長則聞葛才美有聲學校有業  
五行術者曰黃實久遊鄉里常往來吾家每科詔下  
問此舉誰當薦名實必曰葛才美已而不驗人皆笑

實曰是獨采有能名者耳才美竟以乾道戊子與其  
子同與舉送明年才美登科余聞實言時實已老矣  
不知此時猶在否也才美公仲子也公平日待之甚  
嚴其母嘗乘間為才美泣曰兒未嘗有過盍少假借  
之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吾如是猶懼其業不進德  
不脩可假借乎是所以成之也爾母以為苦由是母  
亦喻其意才美未第時余嘗造郡庠由東序以入有  
二士並立西序稍相睥睨一士容色甚少益自鬼崖  
面焉以出一士低回恭謹翼翼趨庭間見即乃才美  
也才美齒出吾上遠甚而其恭如此余由是益敬重

之已而聞其有嚴君焉余然後知才美恭遜固大性亦其教有以成之也才美與先兄復齋為同年進士自是往來加密余亦屢造公公年者行尊過自謙抑如見所畏未獲從容比年客有過我道公疇昔語且及其行事余竊有慕焉因介客道意欲求疑晤以究本末因循未遂而公下世矣余往哭公柩諸孤執喪甚哀余亦不知涕泗之橫集既歸即束書入山房公葬有日才美徒行匍匐登山以銘為請余雅不樂銘墓異時所辭却者衆矣或破此意而為之者皆適有所感而不能自己者也余於葛公所感深矣遂次而

銘之公諱賡葛其姓德載其字其先五代間自番禺徙撫之金谿曾祖祈祖豐父思審皆不仕世以力田殖其家公為人剛決臨事無疑滯年十三區處家務如成人父兄異之於是付之以其政時公父年未五十為堂舍此以自燕適如遺世者凡三十餘年而後即世公有二兄仲早卒事伯兄撫仲孤敬愛飭盡人無間言遭時多故縣官倚辦於民者幾倍常賦公調度有方從容贍給建炎間盜賊蜂起所在為保伍以自衛郡每被寇必檄以捍禦臨川為寇衝虜騎侵軼亦嘗及城下皆賴鄉社以免公善用長戈慷慨徇義

人所樂親所部皆勇敢以是見推為前鋒摧堅陷陣未嘗有所避虜騎既敗退王燮後軍叛卒數千尋至城下他兵遇者輒不利城中恟懼金谿鄉社既至城中則大喜城上呼曰賊中有髯而騎者善戰宜謹備之既陣果有髯而騎者奮刀馳突公直前以長戈擣之應手墮馬賊衆驚潰獲其告身官已正使人皆曰盍論功乎公曰今日之事本為除賊賊除足矣論功非吾事也有司亦不復有所省錄公仲子既仕凡三遇慶霈累封至承事即賜緋魚袋今上登極加封宣義郎公功不見錄於有司天則錄之矣紹興乙卯歲

早明年民難糴米斗踰十錢富民方閉廩時公先下價散其米徒手來者輒貸與之公限粟不多而里中賴之宏矣蔬圃蒔茶為用餘者以易所乏農家往往有之囂猾持以權禁愚民不知所辨則可以得貨公有三貧族嘗遭此厄訟者亦公之族被訟者願賂入訟者萬錢求已而未能得錢丐公為保公欣然保之已而訟者迫公索錢凡三人為錢三萬公度三家者貧甚終不能得錢即代償之公輕財類是以是家無餘財然公處之裕如也柯山所客廬山公所聞皆願從容者其子丞西安令星子皆適當公意方其迎侍

之官訪舊賞新窮日不倦及其興盡而返子亦不能  
留也性喜飲酒客至治具隨有無飲必至醉公生無  
他疾中年指間有贅天陰或痛久者彌日而後止醫  
者不能曉自其子登科痛乃浸殺久而失之年亦高  
飲食步移無異壯時一日出門小跌既歸如有微恙  
後數日從容就枕如平常左右視之公則逝矣享年  
八十有四卒之曰實紹熙改元五月庚午公娶楊氏  
早卒繼室余氏封宜人子男六人曰造曰逢時儒林  
郎知南康星子縣曰述先公五年卒曰宗允曰少良  
嘗從余遊曰亮女四人王通一胡溥余邦光馮文載

其婿也孫男十三人俊卿即與其父同舉者王卿有  
光有開如霆有為祖蒙憲卿如江冠卿三人尚幼女  
五人曾孫男五人女三人卜十月巳酉葬于池頭鶴  
叩嶺下湖陰尉朱桴濟道實狀其行銘曰捐財致身  
紆難去害其聲則微其功則大象笏昂昂朱銀煌煌  
公固不言天其以章前葬十日奉議郎新權發遣荆  
門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陸某撰并書

吳伯顥墓誌

臨川吳伯顥余妻弟也外舅五子伯顥為長孝友謹  
飭見於稚齒嫺嫻賓朋每所歎賞年十五補入郡庠

歲選嘗多許深甫蘇待問為教官時學校最盛伯顥居上游所為生財有大道論深甫極賞之謂後日當為世用初為詩後為書為二禮月試皆嘗冠其倫然竟不薦名人為稱屈家甚貧外舅既下世變故仍出歲益艱伯顥處以義理凜然不移尤人所難外姑之喪將及大祥以微疾卒嗚呼痛哉伯顥名顯居世系先諱具尤禮侍所為外舅茂榮之碑生於紹興戊辰閏八月丁巳卒於紹熙庚戌十一月乙亥以十有二月壬寅葬于金谿龍岡母瑩之東娶周氏再娶亦其族一女尚幼既死以族子為嗣名繼孫生四歲矣前

葬五日奉議郎新權發遣荆門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陸某誌

陸修職墓表

陸氏徙金谿年餘二百嗣見九世公居五世諱九臯字子昭同胞六人公為叔氏子美其季也次為子壽次為某子壽下世今十有三年矣某狀其行述世系為詳當是時先君子未贈官其後某誌仲兄子儀之墓不復具世次獨載先君子贈承事郎今再贈宣教郎去年秋某迎侍伯兄子強來守荆門伯兄至甫一月既歸歸未及家公已下世嗚呼痛哉公少力于學

日課經子文集必成誦夜閱史冊不盡帙不止嘗夜過分先君子見公猶觀書勉使寢息公後不能自己為之障燈屏息懼先君之復知之也及長補郡學子第負一試即居上游郡博士徐君視公文行俱優擢為齋長公與二季嘗正衣冠講誦不懈徐君每所咨賞月試必聯名占前列徐君嘗語於衆曰此其學皆有淵源非私之也然公年過三十始獲薦名又復不第投老乃得一官茲非命耶公持論根據經理耻穿鑿之習雖蹭蹬場屋而人所推尊不在利達者後授經之士或以獨步膠庠或以擅場南省而公之與否

曾不以是一視其言行如何耳今其徒有忠信自將退然里巷庠序之間若將終焉而進修不替者公之教也先君子居約時門戶艱難之事公所當每以條理精密濟登平易吾家素無田蔬圃不盈十畝而食指以千數仰藥療以生伯兄總家務仲兄治藥療公授徒家塾以束修之饋補其不足先君晚歲用是得與族黨賓客優游觴詠從容琴奕裕然無窮匱之憂當是時公於妻子裘葛未嘗問也杜子美北征詩謂海圖折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公妻子無海圖可折無天吳紫鳳可依然舊繡移曲

折顛倒在短褐則有之矣先君子之喪既除公不復御講席家塾教授屬諸其季過從之隙時時杖策徜徉畦壟阡陌間檢校種刈若無意斯世者豈各以其時耶番易許氏為書院桐嶺延師其間以處鄉之學者又自稟若干人然其季子往往從學于外亦嘗來從余游因得侍公函丈之末公之餘論遺風或者竊有所聞矣一日父子協謀闢廬舍儲器用廣會集之堂增自稟之員介其鄉之賢者致禮以延公公却之再三請益固公為一出桐嶺學者於是變而樂義理之言厭場屋之陋士大夫聞風莫不願與三席自遠

至者踵繫不絕興起甚眾然公年益高頗倦酬應未幾謝去越數歲安仁宰曾君文清孫也至則葺縣學增士稟修禮儀尊師道願公主之公不復出矣淳熙丁未江西歲旱撫為甚撫五邑金谿為甚倉臺郡守留意賑恤別駕廖君實主之廖知其說莫善於鄉得其人莫不善於吏與其事造廬問公計策且屈公為鄉官於是鄉之所得多忠信之士而吏不得制其權以牟利明年賑糶行出粟受粟舉無異時之弊里閭熙熙不知為歉歲而俗更以善公力為多公平居混然無異於人者而智識濬深遇事始見又其晦明之



變人所不解當其晦時童子所了隸人所知公或不  
辨然特間見於燕間視聽使令之間未始害事至事  
理之盤錯情偽之隱伏賢識趨趨或用蹉跌惟公之  
明如辨蒼素客有以名聞者公探衣將見之矣戶間  
偶目其貌退而却衣曰吾不欲見斯人也已而果非  
佳士况此非獨人所不解公亦有不能自知者不以  
學自命而就證者類有愜志不以智自多而就謀者  
類有寤心公之得於天者如玉在山如珠在淵其可  
量哉逆遜溺心形似蔽實微者過當甚者易位今之  
賢者未易免此惟公之明好惡不能亂形似不能蔽

大學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  
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公疇昔亟  
誦斯言而屢歎其難公之所以自致其力者深矣是  
書之流行近世特甚然其靈足以造此者求諸其傑  
未見如公者焉公壯年以呂氏次序大學章句猶有  
未安於是自為次序今遠方學者傳錄浸廣吾家獨  
亡其藁公之子長者年將四十乃不知父嘗有是書  
蓋自其省事惟見公正文講授故也公見善未嘗不  
喜而稱道不浮其實見惡未嘗不惡而指摘不加其  
罪兩益之辭無所和一切之論無所取疑似之跡不

輕實流傳之事不輕據故人之所稱有所未許人之  
所擯有所不絕衆人所決發言盈庭公每低回以致  
裁抑憂世之士或病公首鼠不足以植風聲示懲勸  
而公隱然持之自若近年以文祭舊生徒劉堯夫頌  
其平日之美責其晚節之過謂改之冥冥充足為貴  
其辭深切著明讀者無不感動理之所存何間幽顯  
當疑而決當決而疑均為不明也孰謂公首鼠哉公  
嘗名所居齋曰庸學者因號庸齋先生然公未嘗言  
其義學者亦未嘗有所請公著述頗多皆未編次生  
於宣和乙巳十有二月十有四日辛亥卒於紹熙辛

亥十月十日乙酉享年六十有七卒之前一夕起旋  
小跌自是倦乏然就枕即熟睡覺時醫者視脉家人  
進藥雖飲之必曰吾不起矣十日之朝侍疾者忽不  
聞鼻息察公則已逝矣娶吳氏子四人損之益之貴  
之升之女二人長先公二年卒未及許嫁次許嫁貴  
溪張氏孫男一人女三人卜以紹熙壬子七月十有  
二日葬于鄉之長慶寺側公以淳熙甲辰 壽聖慶  
恩授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十六年己酉 上登極  
覃恩進修職郎某效官重湖疾不侍藥斂不撫棺葬  
不臨穴嗚呼痛哉敬次序公平生以表墓某聞命之

象山全集卷之二十八  
日嘗請迎侍公曰子行矣吾往時當自訪子計前數  
日從公于夢自是節朔必夢見公嗚呼痛哉東望隕  
涕為之銘曰如珠潛光可以照夜公之明也如玉儲  
潤可以貴山公之德也表公之墳與斯銘其長存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八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九

程文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  
德博而化 解試

知所以成己而無非僻之侵則誠之在己者不期而  
自存知所以成物而無驕盈之累則德之及物者不  
期而自化乾之九一何其誠之至而德之博也庸言  
之必信庸行之必謹是知所以成己矣知所以成己  
則誠豈有外乎此哉又懼夫邪之為吾害而閑之也  
嚴使無一毫非僻之習以侵之則誠日益至而在己

者不期存而自存矣反而誠其身推以善斯世是知所以成物矣知所以成物則德豈有外乎此哉又懼夫伐之為吾病而去之也盡使無一毫驕盈之氣以累之則德日益博而及物者不期化而自化矣誠之在己者不期存而自存而其端特在於閑邪德之及物者不期化而自化而其機特在於不伐則天理人欲之相為消長其間可謂不容髮矣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此所以為君德歟中庸之言誠曰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然則成已成物一出於誠彼其所以成已者乃其

所以成物者也非於成已之外復有所謂成物也又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然則曰誠曰德一本乎性彼其所謂誠者乃其所以為德者也非於誠之外復有所謂德也明乎中庸之說則乾九二之君德可得而議矣言之信謹二之所以成已者也善世而不伐二之所以成物者也彼其所謂信謹者乃其所以不伐者也舍言行而求其所以善世者則乖矣閑邪存其誠誠之存諸已者也德博而化德之及乎物者也彼其所以閑而存者乃其所以博而化者也外乎誠之存而求其所謂德之博則惑矣若夫朝謀夕

訪求所以治乎人而不知反求諸其身安知夫大人  
正己而物正而二之善世者特在乎言行之間而已  
也小惠小信欲以為己之德而不知誠之不可掩安  
知夫明明德於天下者蓋本於正心誠意而二之德  
傳者由乎其誠之存也至矣哉誠之在天下也一言  
之細一行之微固常人之所忽然言出乎身加乎民  
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君子  
喘言蠕動皆足法造次顛沛必於是庸言之信而莫  
不可以為天下則庸行之謹而莫不可以為天下法  
知至乎吾之誠而不知夫言行之細也然邪之與正

猶明魄之相為生死陰陽之相為消長非僻之習一  
毫焉侵之則言隨以不信而行隨以不謹矣尚何有  
於誠之至故為冠以莊其首為履以重其足在車聞  
和鸞之音行步聞佩玉之聲盤盂有銘几杖有戒所  
以防閑其邪而使非僻無自而至者備矣則凡見乎  
吾身而充乎天地者何往而非誠哉茲不曰不期而  
自存者乎大矣哉德之見於天下也推吾所有蕪善  
天下此固人之所甚欲然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  
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  
有也故君子正身以正四方修己以安百姓且日麗

必照物雲濃必雨苗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極吾之善  
斯足以善天下矣然伐之害德猶木之有蠹苗之有  
螟驕盈之氣一毫焉間之則善隨以喪而害旋至矣  
尚何有於德之博故有焉而若無實焉而若虛功贊  
化育而不居智協天地而若愚消彼人欲而天焉與  
徒謙冲不伐而使驕盈之氣無自而作則凡不言而  
信不怒而威者乃所以為德也茲不曰不期而自化  
者乎嗚呼由乎言之細而至於善世由乎己之誠  
存而至於民之化德則經綸天下之大經者信乎其  
在於至誠而知夫誠者信乎非聰明睿知達天德者

有不能也以經考之乾之六爻隱而未見行之未成  
者初之潛也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者上之亢也三則  
以危而進德四則以疑而自試惟五以飛龍在天而  
二以見龍在田皆有利見大人之美夫君位既已在  
五則夫君德者非人之龍德而正中其孰足以當之  
聖人於是發成已成物之道存誠博德之要使後之  
人君能明聖人之言以全九二之德則天下有不足  
為矣切嘗稽之於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  
則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為如何納伯益傲戒之辭則  
罔有忌諱詳伯禹股肱之命則使之弼違閑邪存誠

可見於此矣。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則善世不伐。為如何考其民之心，則天下同戴。稽其民之俗，則比屋可封。德博而化，可見於此矣。九二之德，大舜其盡之矣。說易者以為九二之交，蓋舜之田漁時也。今槩以為帝之事，可乎？曰：以位而言，則田漁時也；以德而言，則夫子匹夫也。或曰：祖述堯舜，或曰：賢於堯舜，孰謂乾之九二而不足以言舜乎？不然，則何以謂之君德？

黃裳元吉 黃離元吉

用中者，雖異其時，獲吉者皆極其大中之為德。言其無適而不宜也。黃，中色也。坤中在五，而有黃裳之義。

裳，下裳也。黃裳者，守中而居下也。在上者，患不能居下，能守中而居下，安得而不大吉哉？離中在二，而有黃離之義。離麗也。黃離者，所麗得中正也。附麗者，患不得中正，如所麗之中，正安往而不大吉哉？位有二五之殊，辭有裳離之異，其居下附麗，雖因時而不同，而其為大吉，則一而已。非中之為德，疇克爾哉？坤之六五曰：黃裳元吉。離之六二曰：黃離元吉。嘗謂中之為道大矣。世嘗玩於其說而莫之省也。夫以堯舜禹三聖人相授受而同出於一辭，則道宜莫大於此矣。而不過曰：允執厥中，故子思之書反覆乎大中之說。

丁寧乎時中之論而世之喜事者不明乎中之說欲  
為驚人可喜之行是非獨得罪於聖人而之所以速  
矣取禍者蓋亦不旋踵矣嘗試告之以大吉之可願  
則莫不願至告之以大中之道則又玩而不知省嗚  
呼安知所願者乃出於其所玩者歟然子思之言中  
不獨有大中之說而又有時中之論蓋中而非其時  
則烏在其為中也時乎坤之六五則疑乎陰之在上  
疑乎其上則居下之為中矣守中而居下則以貴而  
下賤以尊而下卑以能而下於不能以多而下於寡  
夫守中而居下如此則天道之所益地道之所流人

道之所好鬼神之所福其吉豈不亦大矣乎黃裳元  
吉坤之六五所以為中也時乎離之六二則以陰而  
麗於兩陽之間麗於兩陽之間則麗之中正者也所  
麗者中正之道所附者中正之人以下而附乎上則  
在上者中正也以上而附乎下則在下者中正也夫  
所麗之中正如如此則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建諸天地  
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其吉豈不亦大矣哉黃離  
元吉離之六二所以為中也坤離之五二其居下附  
麗之義雖殊而其獲吉則咸底乎大信乎無適而不  
宜也竊嘗求之有周之臣周公以叔父之親師保之



任而  
以政  
礪溪  
來終  
然古  
子之  
顏黃  
見其  
民下

不  
於下  
莫可  
民字  
人因  
能知  
而於  
於細  
於主  
以爲

任而握髮吐哺下於白屋之夫終以周致太平魯疆以啓黃裳元吉周公以之太公抱鷹揚之策垂鈞乎磻溪之涯年且八十矣一旦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終以大告武成齊國以建黃離元吉太公以之雖然古之聖賢未有不中者夫子之聖而卒於旅人顏子之賢而終於陋巷則所謂元吉者果安在哉曰孔子之賢而終於陋巷則所謂元吉者果安在哉曰孔子之賢而終於陋巷則所謂元吉者果安在哉曰孔子顏萬世稱聖賢吉孰大焉若乃險賊而崇軒列鼎吾見其益疾而已未見其吉也

使民宜之

民不可使知吾道之義而可使享吾道之宜使道而

不宜於天下則聖人亦烏取乎道哉聖人出而有為於天下變而通之神而化之而天下之民鼓舞踴躍莫不以為宜而安之者亦盡其道而已矣大傳曰使民宜之以此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非聖人固不使之知也若道之義則彼民之愚蓋有所不能知也若乃其道之宜則聖人固與天下之民共由而共享之方民未知佃漁也聖人作為網罟而民宜於網罟矣方民未知耕稼也聖人作為耒耜而民宜於耒耜矣以至舟楫弧矢杵臼莫不皆宜於民雖其以象以義取諸離益之諸卦而其所以使民宜之者

蓋無以異於黃帝堯舜之乾坤也當黃帝堯舜氏之作其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者前聖已備之矣故其使民由之者獨見於垂裳之治黃帝之事於六藝無所攷信而堯舜之事則載之典謨彰彰可攷如明五刑典三禮疏江河驅虎豹凡建法立制都俞咨詢以宜其民者蓋不為少矣而夫子特稱其蕩蕩無名無為而治則其所以宜之者一出於道而已故曰堯以是傳之舜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省試

滌人之妄則復乎天者自爾微盡己之心則交乎物者無或累著卦之德六爻之義聖人所以復乎天交乎物者何其至耶以此洗心則人為之妄滌之而無餘人妄既滌天理自全退藏於密微之地復乎天而已由是而吉凶之患與民同之而已之心無不盡心既盡則事物之交來以神知往以知藏復何累之有哉妄滌而復乎天者自爾微心盡而交乎物者無或累則夫著卦六爻之用又豈可以形迹滯而神知之說又豈可以荒唐窺也哉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意如此中庸

言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夫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則可謂隱密精微之地矣而不外乎夫婦之所能知所能蓋道之費者未嘗不隱而隱者未嘗不費內外合體用備非人之所能毫末加而斯須去也聖人洗心於著卦六爻之間退藏於隱密精微之地而同乎民交乎物者雖吉凶往來之紛紛而吾之心未嘗不退藏於密此堯之所以無名舜之所以無為文王之所以不識不知而易之書所以不可以象數泥而

浮虛說也狎海上之鷗游呂梁之水可以謂之無心不可以謂之道心以是而洗心退藏吾見其過焉而溺矣濟溱洧之車移河東之粟可以謂之仁術不可以謂之仁道以是而同乎民交乎物吾見其淺焉而膠矣聖人懼夫道之不明也舉而揭之著卦六爻之間反覆而發明之使知夫妄滌而復乎天者自微心盡而交乎物者無累夫其所以曉天下者亦云至矣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則由衍以生著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則由著以立卦著生卦立剛柔相推吉凶以告爻在其中矣人為之妄尚安得

而與於其間哉以此洗心信乎其復於天矣雖六七  
八九之錯綜無窮乾坤六子之摩盪不息而五十之  
數所謂不用之一者實於是乎見之則聖人退藏之  
地豈所謂過而溺焉者哉得失之象形悔吝之情著  
則爻之所以為吉凶者吾之所以與民同患者也至  
誠如神受命如響事物之來神以知之無以異於著  
之圓也物各付物所過者化事物之往知以藏之無  
以異於卦之方也夫聖人之同乎民交乎物者亦異  
於不及而膠焉者矣由是觀之著卦六爻之用其諸  
以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也歟嘗考於咸之卦而得

聖人洗心之妙於咸之彖發天地萬物之情於咸之  
象發以虛受人之義此固可以滌人妄而復天理觀  
乎同民交物之道也至於九四一爻聖人以其當心  
之位其言感通為尤至曰正吉悔亡而象以為未感  
害也蓋未為私感所害則心之本然無適而不至無  
感而不通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象以為未光大  
也蓋憧憧往來之私心其所感必狹從其思者獨其  
私朋而已聖人之洗心其諸以滌去憧憧往來之私  
而全其本然之正也歟此所以退藏於密而能同乎  
民交乎物而不墮於溺焉膠焉之一偏者也或曰聖

人生知安行彼其心之酬酢萬變者蓋不思而得不  
勉而中而何以洗為蓋不知堯舜不能忘危微之戒  
而當時大臣有淫逸遊樂之辭有慢遊傲虐之辭君  
亦不以為輕已且樂聞而願聽之嗚呼此其所以為  
生知安行不思不勉者歟於洗心乎何疑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天地有待乎聖人而天地為不可及聖人有待乎天  
下而聖人亦為不可及大哉天地聖人之不可及乎  
位乎上而能覆物者天也位乎下而能載物者地也  
天地能覆載萬物而成其能者則有待乎聖人天地

未嘗專之也而覆載之功卒歸之天地此天地之所  
以為不可及也聖人參天地而立成天地之能其智  
能非天下之敵也然人焉謀之卿士鬼焉謀之著龜  
雖百姓之愚且賤亦不謂其不能而與之焉則聖人  
之有待於天下者亦云衆矣然成能之功卒歸之聖  
人此聖人之所以為不可及也然則恃一己之智能  
而謂人莫已若者豈可與論天地聖人之事哉天地  
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以此嘗觀箕子  
為武王陳洪範其七稽疑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  
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蓋與易言聖人所以

成天地之能者異經同旨天錫之洪範出於溫洛之水則天地之心於此甚白而道之大原吾於此而見之矣大哉天地聖人之所以為不可及者乎天之高也日月星辰繫焉陰陽寒暑運焉萬物覆焉地之厚也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天地之間何物而非天地之為者然而覆載萬物之能猶有待於聖人聖人之政有以當天地之心則諸福百祥以嘉慶之有以失天地之心則妖孽災異以警懼之彼其望於聖人以成其能者何其至耶無它無私焉而極天下之大也聖人膺裁成輔相之任秉參贊燮

理之權道奚而可與天地殊心奚而可與天地異朝焉卿士善責汝進違責汝弼余衍是繩余繆是糾廟焉著龜揲枯鑽朽余不敢不敬有行有疑余不敢不問人謀鬼謀猶以為未也懼夫百姓之能吾不與謀焉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雖芻蕘之賤未嘗不詢焉則聖人所以有待於天下者亦何其至耶無他無私焉而與天地同其大也天地有待於聖人而覆載之功歸焉聖人有待於天下而成天地之能者歸焉嗚呼此天地聖人之所以為不可及也夫子頌堯曰惟天為大唯堯則之而其所以

為大者民無能名焉孟子頌舜曰大舜有大焉而其所以為大者亦不過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廟堂之上都焉而吁咈焉而俞命之龜協從之筮罔有不敬闢四門明四目而芻蕘之賤咸得上達吾於此見其所以成天地之能者歟嗚呼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君天下者可不勉所以與天地相似者乎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聖人有兼覆之道天下無難辦之功庶物之多萬國之衆聖人欲首出而使之咸寧可謂難辦之功矣然

聖人體兼覆之乾以是首出庶物則萬國咸寧不足多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聖人所以得乾元之用固大矣非天下之所得而易言也大而言之何物而不備何所而不該然品物之形既流洪纖高下毫釐之間而各有所宜六位之成則潛見飛躍其道各異欲體是道以首庶物而寧萬國非夫學之超乎天下之上吾未見其能也方其潛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則學固不可以已也及見而在田則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誠是學果可以已乎三之厲四之疑固進德修業不可懈也至於五之與天地合德上而知



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非學果何以致之首出庶物  
蓋在於乘六龍而聖人於乾之六位莫不反復乎學  
使其學能超乎天下之上則天下有不足為而萬國  
咸寧信乎其不足多也用九之辭曰天德不可為首  
而乃以首出庶物何耶嗚呼不為首蓋所以首出庶  
物而愚所以謂不可以無學者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九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一

程文

孝文大功數十論

頌人之美者必增重乎其人頌人之美而不足以增  
重乎其人則其非為無疑矣立言之非者必貽譏於  
後世立言之非而不足以貽譏於後世則其非又有  
大焉者矣孝文漢之賢君也晁錯大廷之對枚數其  
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之事而凡之曰大功數十其美  
亦已至矣其言亦已夸矣而後世稱文帝之賢者初  
不以斯言而增重蓋文帝以直言極諫求人而錯亦

以直言極諫充詔不聞條疏闕失輔帝不逮而猥用  
稱述功烈其辭諄復駸駸乎佞譽誣諛之風勞於附  
會粉飾而無中情當理之實其非無足疑矣然自昔  
公明通方之士於錯之對未嘗深致意於斯言非以  
為然而或取之也蓋以其言之非有大過於是者而  
不必以斯言輕重之也君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  
不智此一言之失者也若錯之對無非遷就牽合之  
說如五帝三王五伯之說一篇之襟領而悖理尤甚  
要其歸獨欲以自親事一說勸帝而又大乖乎帝王  
之道此孝文大功數十之說宜昔人之無譏焉耳雖

然言心聲也錯以大廷對策豈徒為是繆戾不根之  
說以塞詔而已耶蓋其刑名慘刻之學深欲其君廢  
放股肱之臣身履叢脞之任智憊力竭欲已不可欲  
進不能則勢必委之於我而我之辯智得伸焉其機  
如此則亦不得不盛稱其功烈能事以聳動其欲為  
之心激發其敢為之氣使之樂吾之說而不自知焉  
然則大功數十之說豈可謂之不足輕重而置之乎  
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錯之斯  
言其逢君之惡者矣為錯解者曰將順其美亦事君  
之道而何過之深乎嗚呼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彼其

終身之所學平日之所存發之於言者雖欲掩匿蔽覆由君子觀之如見其肺肝况其處心積慮旁求曲取以附致其邪說而有所不知則不可謂之知言者矣說春秋者以為言之重辭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聖人之情猶可以辭見蓋聖愚邪正雖異而情見乎辭則同目動言肆懼我之情見矣幣重言甘誘我之情見矣錯述文帝之功其目數十如躬親本事廢去滯末農民不租親耕節用示民不奢此五者特一事也如絕秦之迹除苛解饒寬大愛人肉刑不用罪人不挈誹謗不治除去陰刑此七者亦一事也其餘

事同而條異者亦又有之號之以大功凡之以數十則其意亦可見矣蓋將以夸許聳動文帝之心而作其自任之意投之膠擾之地陰拱以窺其困而乘其隙以申辯智焉肇端於文帝之日而遂申於景帝之朝卒然謹於七國之變而山東幾非漢有袁盎從容一說而要領竟分於東市世莫不有譏忌之惜而愚獨喜其少足以正逢君之罪

天地之性人為貴論

聖人所以曉天下者甚至天下所以聽聖人者甚藐人生天地之間稟陰陽之和抱五行之秀其為貴孰

得而加焉使能因其本然全其固有則所謂貴者固自有之自知之自享之而奚以聖人之言為惟夫陷溺於物欲而不能自拔則其所貴者類出於利欲而良貴由是以寢微聖人憫焉告之以天地之性人為貴則所以曉之者亦甚至矣誦其書聽其言乃類不能惕然有所感發獨膠膠乎辭說議論之間則其所以聽之者不既藐矣乎天地之性人為貴吾甚感夫聖人所以曉人者至而人之聽之者藐也孟子言知天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言事天必曰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中庸言贊天地之化育而必本之能盡其性

人之形體與天地甚藐而孟子中庸則云然者豈固為是闊誕以欺天下哉誠以吾一性之外無餘理能盡其性者雖欲自異於天地有不可得也自夫子告曾子以孝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舉所以事天地者而必之於事父母之間蓋至此益切而益明截然無辭說議論之蹊徑至因其有無以加於孝乎之問又告之以天地之性人為貴有篤敬之心踐履之實者聽斯言也獨不有感於心乎於此而猶膠膠於辭說議論之間亦奚啻不以三隅反者哉雖然愚豈敢以是殫責天下獨以為古之性說約而

性之存焉者類多後之性說費而性之存焉者類寡  
告子湍水之論君子之所必辨荀卿性惡之說君子  
之所甚疾然告子之不動心實先於孟子荀卿之論  
由禮由血氣智慮容貌態度之間推而及於天下國  
家其論甚美要非有篤敬之心有踐履之實者未易  
至乎此也今而未有篤敬之心踐履之實拾孟子性  
善之遺說與夫近世先達之緒言以盜名干澤者豈  
可與二子同日道哉故必有二子之質而學失其道  
此君子之所宜力辯深詆挽將傾之轅於九折之坂  
指迷途而示之歸也若夫未有篤敬之心踐履之實

而遽為之廣性命之說愚切以為病而已耳嗚呼循  
頂至踵皆父母之遺體俯仰乎天地之間惕然朝夕  
求寡乎愧怍而懼弗能儻可以庶幾於孟子之塞乎  
天地而與聞吾夫子人為貴之說乎

### 智者術之原論

實亡莫甚於名之尊道弊莫甚於說之詳自學之不  
明人爭售其私術而智之名益尊說益詳矣且誰獨  
無是非之心哉聖人之智非有喬桀卓異不可知者  
也直先得人心之同然耳其見於施設則合物理稱  
事情犁然當乎人心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奚名之



尊奚說之詳。夫智失而私術興，則向之良心日馳，驚乎詭譎奸詐之場，實不足以欺天下也。將竊智者之名以售其詭，故名不得不尊，名不可以徒尊也。將文近似之說以實其名，故說不得不詳，名尊說詳而智之實益亡，弊益甚矣。此則智之賊也。漢公孫弘謂智者術之原，其賊智之誅固不可逭，而愚又幸智之說由是而益明也。世之罪弘者，常以其飯脫粟為布被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此雖其挾術之明驗，而特一人之過一時之害，而常情之所易知者多，詐不情汲黯能詰其不忠，外寬內深，班固能知其意思。

蓋有不足深誅者，至於竊智之名以售己之術，要之以利害之效，文之以近似之辭，使聽之者誠以為治天下不可以無術，而聖人之智亦不過如此而已。此吾所謂智之賊而不可逭之誅也。然墨之賊仁，楊之賊義，鄉原之賊德，皆以近似之亂真，其罪正與弘之言智等耳。及孟子辭而闢之，而曰仁曰義曰德，由楊墨鄉原而其說益明，有能因弘說而闢之，使天下曉然知夫私術之賊智，則弘之說亦智之幸也。弘之說曰：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迹，使遠近情偽畢見於上，謂之術，此所謂要之以利。





害之效文之以近似之辭使聽之者誠以為聖人之智亦不過如此而已也且聖人之智明徹洞達無一毫私意芥蒂於其間其於是非利害不啻如權之於輕重度之於長短鑑之於妍醜有不加思而得之者故其處大疑定大論亦若饑食渴飲夏葛冬裘焉已耳雖酬酢萬變無非因其固然行其所無事有不加毫末於其間者夫如是可謂之術乎果必若弘之說乎鑠金為刃凝土為器為網罟為耒耜為宮室棺槨為舟車弧矢杵臼之利此皆上世之所無有創物以教天下者也而夫子則以為皆取諸易之卦畫是聖

人之智見於創立者猶皆因其固然而無容私焉况於生殺通塞輕重得失之常而弘欲以其私術為之乎語稱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夫生殺通塞輕重得失之理昔非有異於今也必欲以私術為之則舜禹文王誠不公孫氏若也自學之不明而聖人之智不復見矣世之人往往以謂凡所以經綸天下創立法制致利成順應變不窮者皆聖人之所自為而不知夫蓋因其固然行其所無事而未嘗加毫末於其間彼役役者方且各以其私術求逞於天下而曰此聖人之所謂智也故

老氏出於春秋而有棄智之說孟子生於戰國而有惡鑿之言是皆見夫逞私術之失也然終至於縱橫如儀秦刑名如鞅斯者雜然四出而天下遂以分裂潰散至秦則燼然矣公孫氏生於漢而以儒名當世此溺待極焚待救之時也乃復尊智之名詳智之說以售其私術世之人雖欲聞先生之智孰從而聽之故曰智之賊也孟子者聖學之所由傳也故其言發明聖人之智而指當時所謂智者以為鑿老氏者得其一不得其二而聖學之異端也故幸夫私術之失因欲申己之學而其言則曰絕聖棄智又曰以智治

國國之賊是直泛舉智而排之世之君子常病其汚吾道而不知其皆售私術者之過也使術之說破則為老氏者將失其口實而奔走吾門墻之不暇其又何汚焉嗚呼觀老氏之說孟子之言與儀秦鞅斯之所為則術之害智所從來久矣非直至漢而然也然昔之為私術者名未甚尊說未甚詳故辯之者不力罪之者不深若孟子者不過曰行其所無事惡夫鑿而已至於公孫以黠中辯吻發策人主之前陳智之名益尊而術之說甚詳非明於道者有不能不為其疑似所惑故辯之不得不力罪之不得不深辯之力



罪之深而智之說不明者不也故曰弘之說亦智之  
幸

房杜謀斷如何論

事之要者無二機計之得者無二說然而得於積思  
者其意疑得於忽悟者其意決此謀之與斷所以異  
任而同功殊稱而一致者也天下之事惟其要而難  
處也於是乎有賴於謀彼其以善謀稱而不足與斷  
者豈無得於其機而嘗試為之說也哉顧特以其旁  
推曲攷原始要終紬繹復熟而得之則謹重之心勝  
而剛決之意微故不能不自疑其有所未善至於善

斷者因其謀而遂斷之其始之為謀雖不出於已而  
亦豈無得乎其心而徒徇人之說以勇於必行而已  
哉蓋其權竒倜儻方鬱於紬繹復熟之久而聞言輒  
契覩機忽悟如雷蟄而忽驚日暘而忽明其勢不能  
不決然則謀之與斷雖所任各異所稱各殊而要其  
實豈不同功而一致也哉唐房杜佐太宗取天下而  
史稱元齡善謀如晦長於斷愚請以是而論之甚哉  
機事之可畏而謀斷之任不可以非其人也嘗觀漢  
高祖聽酈生之謀刻印立六國後高祖方食以告張  
良良借前箸籌之高祖至輟飯吐哺怒罵令趣銷印

石勒去高祖五六百載以奴虜之身據有中原初不知書一旦聽讀漢史至刻印事駭曰此法當失何以得天下及讀至張良之籌乃曰賴有此人嗚呼使酈生佩印已行數舍之遠則高祖之天下幾已去矣知天下之機事率如是之可畏而張良之籌高祖之罵石勒之駭皆機緘互發如聲響相應非直偶然而已則知凡所謂謀者斷者皆不可以或非其人而房杜之才智可得而論之矣雖然元齡謀事帝所必曰非如晦莫與籌之及如晦至則卒用元齡策自常情觀之元齡不失為謙抑謹重而如晦則為無謀而因人

成事者耳嗚呼以此論房杜此與兒童之見何異奕秋中枰而輟奕少下於奕秋者必不能以舉其碁矣王良中道而弭輿少下於王良者必不能以振其策矣天下之機事而可以非其人而與於其間哉或謀或斷必其機緘識畧之相符者而後可也韓信破趙之後發使使燕而燕人從風而靡其策乃不出於韓信而出於李左車然天下不以韓信為不知兵鄒陽受梁之謝入見王長君而梁罪竟解其計乃不出於鄒陽而出於王先生然天下不以鄒陽為非辯士蓋因其善而用之與夫發悟於心者實機緘識畧之相

符而非苟從之者也如此則知房杜之謀斷如宮商之相應而同於成聲如斤斧之迭用而同於成器初不可以差殊觀而優劣論也抑嘗言之太宗以弓矢定天下其智畧之出於己者班班見於紀傳大焉制勝千里之外小焉決機兩陣之間超逸神變不可窮極及天下既定談治道論政理則老師宿儒誣其辯此亦難乎其為臣矣然而自渭北一見之初秦府表留之後謀必於房斷必於杜則夫二公之才智豈淺淺者所得而窺議哉及考之傳紀則夫謀斷之迹有不可得而見焉嗚呼此二公之才智所以為不可

及歟史臣取柳芳之言曰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遜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此真足以知房杜謀斷之本矣若乃謀之不善而強欲以辯屈人之異已如徐湛之於沈慶之者又有嫉其謀之善而必為沮格撓敗之計如牛僧孺之於李德裕者其視房杜之謀斷奚啻天淵之相遠哉雖然法律之書詳而望之以禮樂則缺功利之意篤而槩之以道義則踈此雖不足以是責之而亦不能不使人歎息也

劉晏知取子論

天下之事不兩得知其說者斯兩得之矣取予之說  
事之不兩得焉者也民有餘而取國有餘而予此夫  
人而能知之者也至於國之匱方有待乎吾之取而  
濟民之困方有待乎吾之與而蘇當是時顧國之匱  
而取之乎必不恤民焉而後可也顧民之困而予之  
乎必不恤國焉而後可也事之不兩得孰有甚於此  
哉使終於不兩得則終無一得焉爾矣故取予之說  
不可謂易知也取而傷民非知取者也予而傷國非  
知予者也操開闔歛散之權總多寡盈縮之數振弊  
舉廢挹盈注虛索之於人之所不見圖之於人之所

不慮取焉而不傷民予焉而不傷國豈夫人而能知  
之者哉必有其才而後知其說也非唐之劉晏吾誰  
與歸史氏以知取予許之真知晏者哉夫所病夫取  
予之難者非一不足之難而皆不足之難也下有餘  
而取之可也彼方不足也而何以取之上有餘而予  
之可也此方不足也而何以予之天下有皆不足之  
病矣而有皆不足之理乎聞之曰川竭而谷盈丘夷  
而淵實天下蓋未始皆不足也方其上之不足也不  
必求之下也其可以足之者固有存乎其上焉者矣  
下之不足也不必求之上也其可以足之者固有存

乎其下焉者矣將輸之利害不明則費廣於舟車之  
徃儲藏之利害不悉則公困於腐蠹之弊物苦道遠  
則尋以輸尺斛以輸斗吏汚法弊則私良公害私盈  
公虛此所謂不必求之下焉者也富賈乘急而騰息  
豪民困弱而兼并貪胥旁公而侵漁繩甕不立而連  
阡陌者猶未已也糟糠不厭而餘芻豢者猶爭侈也  
此所謂不必求之上焉者也由是言之有餘不足之  
數可得而見而取予之說可得而知也然徃於常者  
變之則駭便於私者奪之則爭黨繁勢厚則扞格而  
難勝謀工計深則詭秘而不可察圖利而害愈繁趨

省而費益廣則夫天下之才果不易得而取予之說  
果不易知也支左屈右夫射者舉知之也至於中秋  
毫於百步之外左右前後惟的之從知之者惟后羿  
而已攬轡執策夫御者舉知之也至於致六馬於千  
里之遠周旋曲折惟意所適知之者惟造父而已國  
不足而取民不足而予夫人而能知之也至於取不  
傷民予不傷國知之者惟晏而已利病具於元載之  
書而轉漕之說詳鼓吹出於東渭之橋而轉漕之功  
著補辟之選精也干請者寧奉以廩入故趨督倚辦  
而功成教令之出嚴也數千里無異於目前至頓呻



諧戲不敢隱鹽法密於第五琦而地無遺入鼓鑄興  
於淮楚間而貨有餘緡彼其所以取之者豈盡出乎  
下哉是以取之而民不傷駛足募而商賈不得制物  
價之低昂賑救行而豪植不得乘細民之困溺檢核  
出內一委之士而吏無所竄巧督漕主驛一出之官  
而民得以息肩無名之歛雖罷而鹽權實行米粟之  
賑雖出而雜貨則入彼其所以予之者豈盡出乎上  
哉是以予之而國不乏嗚呼剗殘之餘而嚮敵之甲  
未解也饑疫之後而饋軍之輸未艾也上方宵旰而  
民且囂囂而晏也遑遑於其間深計密畫推羨補闕

國不增役而民力紓民不加賦而國用足非夫知取  
予之說妙取予之術疇克濟哉若夫頭會箕歛剥膚  
椎髓疲民力而徼便漕之功於難成之渠捨吏欺而  
責負逋之租於已輸之民竭下以益上困民以悅君  
此則韋堅王鉷楊國忠之倫無恥敗國甘處乎晏之  
下而人皆憤焉者也至於談仁義述禮樂既古人之  
文而不既古人之實大言侈說而不適於用如裴光  
庭之暴宇文融之惡而不能任國用不足之責房琯  
知惡第五琦而不能對何所取財之問此則不知堯  
舜孔孟之學雖自處不在晏之下而天下皆笑之者

也甘處乎下者如彼欲出乎上者如此則夫知取予者非晏之與而誰與也雖然論之以聖人之道照之以君子之智則堅缺國忠雖晏所不為而愚恐其有時而同科瑄光庭雖不足以詆晏而愚恐晏未免於可詆何則晏之取予出於才而不出於學根乎術而不根乎道出於才而根於術則世主之忠臣而聖君之罪人也上有道揆而責以有司之事焉可也人君悅而尊寵之鮮有不弊焉者也易之理財周官之制國用孟子之正經界其取不傷民予不傷國者未始不與晏同而綱條法度使官有所守民有所賴致天

下之大利而人知有義而不知有利此則與晏異故曰出於才而不出於學根於術而不根於道晏之治財未能過管商氏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管商曾西之不為孟子之不願至於商君則後世篤論以為帝秦者商君也而亡秦者亦商君也今晏之所為如茗橘珍貢常冠諸府要官華使多出其門畏權貴而稟其人默其口而啖以利為國家者亦何利於此哉使不死於揚炎之擠則其污身敗國者將不止此人莫不以揚炎之擠為晏惜而愚獨以為晏之幸故曰論之以聖人之道照之以君子之智蓋未免於可詆

亦未必不與堅鉗國忠等同科雖然才之難也久矣  
道不稽諸堯舜學無窺於孔孟毋徒為侈說以輕議  
焉可也

政之寬猛孰先論

君不可以有二心政不可以有二本君之心政之本  
不可以有二而後世二之者不根之說有以病之也  
寬猛之說其論政之不根者歟岐君之心撓政之本  
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惜乎未之辨也唐憲宗問權德  
輿政之寬猛孰先當時德輿之對似亦有得乎吾所  
謂君之心政之本者矣惜乎其不能伸之長之而寬

猛之說未及辨也寬者美辭也猛者惡辭也寬猛可  
以美惡論不可以先後言也強弗友之世至於頑嚚  
疾狠傲逆不遜不可以誨化懷服則聖人亦必以刑  
而治之然謂之剛克可也謂之猛不可也五刑之用  
謂之天討以其罪在所當討而不可以免於刑而非  
聖人之刑之也而可以猛云乎紮蠻夷猾夏寇賊姦  
宄舜必命臯陶以明五刑然其命之之辭曰以弼五  
教期于無刑臯陶受士師之任固以詰姦懲刑暴亂  
為事也然其復於舜者曰御衆以寬曰罰弗及嗣曰  
罪疑惟輕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

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嗚呼此吾所謂君之心而政之本也而可以猛云乎紘寬猛之說古無有也特出於左氏載子產告子太叔之辭又有寬以濟猛猛以濟寬之說而託以為夫子之言嗚呼是非孔子之言也且其辭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使人君之為政寬而猛猛而寬而其為之民者慢而殘殘而慢則亦非人之所願矣嗚呼是非夫子之言也語載夫子之形容曰威而不猛書數義和之罪曰烈于猛火記載夫子之言曰苛政猛於虎也故曰猛者惡辭也非美辭也是豈獨非所先

而已耶是不可一日而有之者也故曰可以美惡論不可以先後言也左氏之傳經說春秋者病其失之誣柳宗元非其國語以為用文錦覆陷穿彼其寬猛之說其為誣而設陷穿也大矣左氏不足道也吾觀西漢董生三策不能無恨三策之辭大抵粹然有臯夔伊傳周召之風使人增敬加慕其首篇有王者宜求端於天任德不任刑之說尤切時病至武帝再策之有所謂商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之說且繼以周秦之事為問嘗謂當時待詔者百有餘人至於此語未必非仲舒任德不任刑之言有以激之

也此其說蓋亦有所自來而仲舒乃不之辯特推周  
家刑措之效以為由於教化之漸仁義之流非獨傷  
肌膚之效也殆若無以加荅而遷就其說者然若夫  
周措刑之美秦用刑之非武帝固自言之矣彼之所  
問者特以商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有異  
於周之措而秦之用此則武帝之所據以遂其任法  
之意者也此其說蓋出於戴記商人先罰後賞之言  
嗚呼盡信書不如無書戰國之君爭城以戰殺人盈  
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孟子必力辯血流漂杵之言  
以為非是武成周書也戰國周之世也書者又夫子

所定去孟子未久也至其言有害理非實而足以病  
人君之心術亦必力辯而無嫌武帝之時經籍出於  
秦火灰燼之餘而記禮之書特傳於二戴之口其非  
聖人之全書明甚其所謂執五刑傷肌膚之說又背  
理非實亦彰彰明甚仲舒胡不稽克寬克仁之言敷  
政優優之言后來其蘇后來其無罰之言以告之且  
申戴記先罰後賞之說明辨其非是以祛武帝之惑  
顧乃遷就其說而不之辯亦異於吾孟子矣張湯之  
徒竟以任職稱意公卿之間往往繫獄具罪知見之  
法與繡衣之使出罔密文峻而奸宄愈不勝吾於仲

舒之策不能無遺恨焉至再傳而為宣帝之雜霸又轉而為元帝之優柔皆此說之不明也嘗謂古先帝王未嘗廢刑刑亦誠不可廢於天下特其非君之心非政之本焉耳夫惟於用刑之際而見其寬仁之心此則古先帝王之所以為政者也堯舉舜舜一起而誅四凶魯用孔子孔子一起而誅少正卯是二聖人者以至仁之心恭行天討致斯民無邪慝之害惡懲善勸咸得游泳乎洋溢之澤則夫大舜孔子寬仁之心吾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矣然則君人者豈可以頃刻而無是心而所謂政者亦何適而不出於此

也故曰君不可以有二心政不可以有二本唐李吉甫嘗言於憲宗曰刑賞國之二柄不可偏廢今恩惠洽矣而刑威未振中外懈怠願加嚴以振之當時帝顧問李絳絳雖能以尚德不尚刑之說折之然終未能盡愜於理蓋亦曰吉甫為宰相若中外誠有傲逆淫縱敗常亂俗麗於法而不可追者蓋亦明論其罪告主上以行天討乎何乃泛言刑威不振勸人主以加嚴此豈大舜明刑之心而臯陶所以告舜之意乎如此則不墮於偏廢之說而吉甫之失自著矣噫吉甫斯言可謂失其本心者也其後于頓勸帝峻刑帝

乃告諸朝而推論其意吉甫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  
則吉甫亦可謂知耻者矣後之欲以險刻苛猛之說  
復其君者尚鑒于此執善執德輿之所以告其君者  
乎蓋亦有合乎吾孟子告君之機惜乎其無以終之  
也人君之所以進於先王之政者蓋始於仁心之一  
興爾然而事物之至利害之交此心常危而易蔽况  
夫水溺火烈之說載於左氏嚴理寬亂之論著於崔  
寔而世莫之非一旦而君有寬猛孰先之問安知其  
不有所蔽而然乎德輿首告以太宗觀明堂圖以罷  
鞭背之罪此與孟子以見牛之說告齊宣王何異真

足以興其仁心矣宜乎憲宗然之無疑其後不惑於  
吉甫于頤之說而能顧問李絳推論于朝者未必非  
德輿斯言力也雖然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  
不行先王之政也仁心之興固未足以言政孟子之  
興其仁心者固將告之以先王之政也若德輿則不  
復進於是矣此吾所以惜其無以終之也嗚呼是說  
之難久矣自堯以是而哀鰥寡之辭舜以是而稱臯  
陶之休禹以是拜伯益之言湯以是優代虐之政文  
王以是明丕顯之德武王以是釋箕子之囚至于穆  
王猶能以是而作呂侯之命三代降斯道其不行矣

孟子沒斯道其不明矣夫自漢儒之純如仲舒猶不能使人無恨則吾於德輿乎奚責

常勝之道曰柔論

人情之所甚欲常出於其所甚不欲處天下之勝而舉天下常無以勝之者此固人情之所甚欲也若乃暴之而有勝人之形張之而有勝人之勢堯堯然與物為敵而未始少屈者此則快於常人之情而以為可以致勝焉者也然而天下之取敗者常出於此而幸勝者不萬一焉至於窺之而無勝人之形抗之而無勝人之勢退然自守初若無以加乎人者此則常

情之所甚不欲而以為無足以致勝焉者也然而勇者於此喪其力智者於此喪其謀舉天下之所謂若可以勝人者皆於此而喪其強則夫常勝之道蓋無越於此者然則其所甚不欲者乃所以致其所甚欲者而人或未之知也常勝之道曰柔列禦寇之所以言也切嘗論之禦寇是說固不可以苟訾亦不可以苟贊何者論勝之勢而不及理則勝有不出於柔語柔之體而不及用則柔有不可以致勝悉楚甲以奔鄒之陳則鄒之將必俘楚之庭掃齊境以臨薛之城則薛之君必惟齊之命是勝未始出乎柔也然周以



岐山之邑而興王業越以會稽之樓而成伯圖蜀漢  
足以斃項昆陽足以死莽是勝未始不出乎柔也蓋  
不出乎柔者勢也出乎柔者理也理可常也而勢不  
可常也是勢果不足論而勝果出於柔也蒙鳩之巢  
不足以當嵩衡之遺石枯楊之稊不足以試鎔卸之  
餘鋒是柔未始可以致勝也然天下之至柔者莫若  
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洞庭彭蠡之潏是汪然者  
非犀兕之堅金石之郭也有賤丈夫焉奮劍而裂之  
力則疲而水則不可裂也投石而破之石則墜而水  
則不可破也則是柔未始不可以致勝也蓋不可以

致勝者其體也可以致勝者其用也體者徒柔也而  
用者不徒柔也是體果不足論而柔果可以致勝也  
論勝之勢而不及勝之理語柔之體而不及柔之用  
然而贊之者是不明而苟於狗人也然而訾之者是  
愚而果於自任也訾之之弊往往徒恃其有勝之勢  
而不知其無勝之理六國并而秦以破南北混而隋  
以亡此恃勝之勢而不知勢之不可常也贊之之弊  
往往徒以其有柔之體而不知其無柔之用元帝以  
優柔而徵漢德宗以姑息而弱唐此有柔之體而不  
知徒柔之無用也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

存身也猛虎伏於深谷而其威愈不可玩翠虬蟠於  
深淵而其靈愈不可狎使勝之勢而若此則烏有不  
可常也哉是其勢固出乎柔而非向之所謂勢者也  
泊然而無勝人之形寂然而無震人之聲誘之不可  
得而喜激之不可得而怒使柔之體而若此則亦何  
往而不勝哉是其體固有所用而非向之所謂徒柔  
也嗚呼天下之言勝者每快於秦之并吞隋之混一  
而言柔者又多溺於漢之優柔唐之姑息則吾又安  
得夫知柔之說者而與之論常勝之道哉雖然登華  
嶽則衆山不能不迤邐浮滄海則江漢不能不汗沱

明聖人之道則禦寇之學幾不能立其門墻蓋正已  
之學初無心於求勝大中之道初不偏於剛柔沉潛  
剛克高明柔克德之中也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時  
之中也時乎剛而剛非剛也中也時乎柔而柔非柔  
也中也其為道也內外合體用備與天地相似與神  
明為一又安有求勝之心於其間哉屈伸視乎時勝  
否惟其德湯嘗事葛矣而仇餉之師竟舉文王嘗事  
昆夷矣而柞棫之道終免非求勝也時也虞干舞而  
苗格周壘因而崇降非用柔也德也且南方之強在  
於寬柔以教而申張之慾則不可謂之剛蓋剛之中

有至柔之德而柔之中有至剛之用安得以一偏而名之哉彼靡靡而言柔行行而言勝固無議焉耳矣顧為禦寇之說者於此非羞汙反走則亦將舍所學而問聖道之津矣故明聖人之道則禦寇之學幾不能立於門墻雖然禦寇之學得之於老氏者也老氏駕善勝之說於不爭而禦寇托常勝之道於柔其致一也是雖聖學之異端君子所不取然其為學固有見乎無死之說而其為術又有得於翁張取予之妙殆未可以淺見窺也其道之流於說者為蘇張之縱橫流於法者為申韓之刑名流於兵者為孫吳之攻

戰高祖得於張良而創漢業曹參得於蓋公而守漢法逮光武有見乎苞桑之說遂以興漢而理天下今苞苴竿牘之智弊精神乎蹇淺者其於蘇張申韓之倫無論為役而欲肆其胸臆以妄議老氏禦寇之學多見其不知量也故曰不可以苟訾亦不可以苟贊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一

外集

程文

問制科解試

對制科不可以有法制科而有法吾不知制科之所  
取者何人也以蝸蛭之餌垂海而冀吞舟之魚唐賈  
至猶以為諸科之病今制科者天子所自詔以待非  
常之才也孰謂非常之才而可以區區之法制束而  
取之乎然是科始於漢盛於唐至於我宋其為法益  
密而其得人之盛視漢唐有優焉何哉愚嘗論之漢  
病於經唐病於文長才異能之士類多淪溺於訓詁

聲律之間故漢唐之制舉不可以罪法我宋之盛莫盛於仁宗蓋其承三朝涵養天下之久和氣浹洽人才衆多學術雅正經不病漢文不病唐而天聖復科之詔又其圖治之心銳而求才之意切天下之士雷動雲合欲振聳於天子之庭者心洋洋而冠峩峩也是以一舉而得富鄭公再舉而得張文定其餘如何張蘇錢之流亦往往可稱數號為得人之盛然未幾而范文正公且言曰朝廷命試之際或將訪以不急之務雜以非聖之書欲伺其所未知誤其所熟習適足以誤多士之心非勸學育材之意也嘉祐之末蘇

文忠公制策之對且曰陛下所為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為真足有感於陛下耶愚以為仁宗英特之主好賢之誠蓋不後於堯舜三王而乃使當時大臣有誤多士之論制科之人有應故事之說者是蓋其法之罪也故天聖之法不可以不變恭惟主上臨御以來十年三詔銳意方聞之彥凡記誦傳註之僻識知侍從之艱咸汛掃而新之則夫范文正所謂誤多士者蓋革之矣乃秋九月實試賢良之士執事大人下教諸生以試之之時有可變而通之之理謂今歲列郡不雨者非一則成湯之自責

宣王之憂民甯莊子之知天意臧文仲之知人事其所先所宜可用可為者宜有得於大廷之對誠如是則蘇文忠所謂應故事者又革之矣雖然慶曆六年監察御史唐詢嘗請如漢故事俟有災異然後舉之親策當世要務罷試祕閣六篇參政吳育執以為不可愚嘗交談其齷齪庸陋蓋詢之意非知待賢之體而能勉君以盡其禮顧患應科者之衆而欲設術以抑其進為育者正當誅其意而取其說從而廣之若曰思未治則舉之思遺逸則舉之有缺政則舉之有災異則舉之有大謀議則舉之惟人君之所欲舉欲

問毋拘以法毋限以時則是科之設庶乎其有補而是科之名庶乎其無愧矣不知出此而猥曰法不可變嗚呼待賢良而有若待胥吏徒隸者存焉是尚為不可變乎齷齪庸陋之臣不知待賢者之禮適以蕪累明君之政如是執故曰天聖制科之法不可不變若夫漢唐之時則未始有定法也所謂舉之以五者惟晁錯為然當時特詔有司諸侯王及三公九卿主郡吏舉賢良而舉晁錯者適有五人耳若乃公孫弘董仲舒谷永杜欽之流而推之選之舉之皆不必其五也故彼之以五者非有定法而我之以二則法之

一定者也問之以三者惟董仲舒為然當時固以對策者條貫靡竟統紀未終辭不別白旨不分明故至于再至于三耳若乃晁錯谷永杜欽皆止於一篇而公孫弘止於復問初不必其三也故彼之以三者初非定法而我之以一者則法之一定者也至於應者之多寡尤不可槩論漢之應者以百數而唐永昌之初對策者至千餘當時張柬之為第一此狄仁傑之所謂宰相材而成誅二張之功者也固不可謂其應者之多而所得之非才也故曰漢唐之制科不可以罪法若夫比方之事非承學之任故愚不復為執事

道謹對

料敵解試

曹操能註兵法而不能諭於其子趙括能讀父書而不見許於其父兵家之變又豈可以言傳而迹窺也哉李靖佐李孝恭平蕭銑靖請乘水傳壘以為必擒及叩夷陵銑以惶駭而其敗軍之將適屯清溪靖乃以為不可擊孝恭擊之果以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擊而破之孝恭繼進銑遂以降太圖銑一事也始而曰必擒中而曰不可擊終而擊其說三變而無一不酬知此則韓安國淮南王之說可得而判矣李

德裕之在劔南也追咎韋臯招徠群蠻之策以為石  
寇之端撫納蕃將悉怛維州之降以為制敵之要夫  
劔南一方也群蠻之來悉怛之至大畧相類一以為  
召寇一以為制敵而君子兩是其說審乎此則耿國  
柳渾之說可得而知矣故孫武以兵為書而曰兵家  
之勝不可先傳霍去病以兵為事而曰何至學古兵  
法誠以兵家之變在於機緘識畧之相符非可以言  
傳而迹窺也然則高祖之前料子房之決勝夫豈偶  
然而已哉嘗觀石勒素不知書聽讀漢書至食其立  
六國事搏手驚曰此法當失何以得天下及至張良

借箸之說則曰賴有此人耳以是知高祖輟飯吐哺  
之時豈無見乎其事之機而惟良之為信者後世書  
生以陳迹臆見斷天下之成敗者豈不貽笑矣哉若  
夫宣帝之使單于慕義郭子儀之使回紇下拜此其  
誠之所感則又進乎兵矣

問賑濟解試

對賑濟之策前人之迹可求也然無得乎其本而惟  
末之求則其策有時而窮文潞公之在成都也米價  
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而糶仍不  
限其數張榜通衢異日米價遂減此蓋劉晏之遺意



然公廩無儲私困且竭則其策窮矣趙清獻之守越米價踊貴傍州皆榜衢路禁增米價清獻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路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孍此蓋盧坦之舊策然商路不通鄰境無粟則其策窮矣舍是二策獨可取之富民而富民之困廩盈虛穀粟有無不得而知就令知之而閉糶如初又誠如明問所慮以公家之勢發民之私藏以濟賑食不為無義顧其間尚多他利害故愚請舍其末而論其本可乎漢倪寬以租不辦居殿當去官百姓思之大家牛車小家負擔乃更居最夫寬於科

歛之方畧亦踈矣而能旦暮之間以殿為最則愛民之心乎乎其下故也誠使今之縣令有倪寬愛民之心感動乎其下則富民之粟出而邇臣散給之策可得而施矣方畧之未至利害之未悉皆可次第而講求若監司郡守不能以是心為明主謹擇縣令或憚於有所按發而務為因循舍貸則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問唐取民制兵建官 省試

對古之是非得失常易論今之施設措置常難言論古之是非得失而不及今之施設措置吾未見其為

果知古也然則古亦豈可以易言乎哉取民制兵建  
官之法蓋莫良於三代遭秦變古先王之制掃地而  
盡由漢以來因循苟簡視三代之法幾以為不可復  
行蓋不知大冬之寒可以推而為大夏之暑毫末之  
小可以進而為合抱之大顧當為之以漸而不可以  
驟反之也唐因魏隋之舊而成租調府衛之制官約  
以六典而省之至於七百三十此可以為復三代之  
漸而唐之所以為可稱者也至於貧無以葬者許鬻  
永業自狹鄉徙寬鄉者併鬻口分啓兼并之端開避  
地之釁此固失在於其法省官之初自謂吾以此待

天下賢才足矣既而增員外置寢廣而不復除此固  
失在於其身居重御輕之說在唐固不能無蔽而府  
兵之廢實出於版圖隳而不可攷閱習弛而不可用  
其源蓋與授田相表裏皆其立法之遺恨也曠騎兩  
稅雖皆一時可喜之事而壞經常簡易之法馴致鉅  
創大蠹而不能救承良法之弊不知脩而後之苟且  
變更以偷一時之利而不顧其後此尤君子之所深  
惡不可諉前人之失而逭其誅至於斜封墨敕之濫  
則誠無足深責大抵君子之望於唐者欲其等而上  
之而唐愈下欲其推而進之而唐愈退其是非得失

豈不較然甚明哉至推之於今日則又有難言者唐租調之法固可以為復井田什一之漸矣然連阡陌者難於行削奪之法厥糟糠者無以為播種之資削奪之法不行則田畝孰給播種之資既乏則租課孰供況今之取於民者斗斛之數定而輸再倍和市之名存而直不給殊名異例不可殫舉而州縣遑遑有乏須負課之憂大農汲汲為支柱權宜之計於此而議復租調之法誰曰為通世務者唐府兵之法固可為復軍旅卒伍之漸矣然授田之制不行則府衛之制不可復論况邇者兩淮流徙之民朝廷欲因賑救

之粟使耕荒棄之地以成屯田之業而議者猶懼資儲之乏事弗克究列營而居負米而爨者或者猶懼拊循之未至居處之未安習勤之未集而遽欲望被堅蹠勁於田畝捨鋤釋耒之人亦已難矣於此而言府衛之制蓋索商舶於北溟之涯者也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周官三百六十而唐承隋後官不勝衆驟而約之七百有奇則復古建官亦莫近於唐矣今之內而府寺場局外而叅幕佐貳可以罷而省之者蓋不為少天下莫不知之而朝廷之憚為此者則懼夫衣裳之流離而無以生也今雖不省而受任者或數千

象山全集卷三十一  
里需次者或八九年奪園夫紅女之利不復可以責士大夫為省官之說則又不可無以處此故曰論古之是非得失者易言今之施設措置者難然則三代之法其終不可復矣乎曰大夏之暑大冬之推也合抱之木毫末之進也况夫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仲尼謂朞月而可三年有成有包荒之量有馮河之勇有不遐遺之明有朋亡之公於復三代乎何有愚不佞他日執事大人論思之次願與聞焉

問德仁功利

對仲尼屢歎管仲之功而遊於其門者五尺童子羞

稱焉曾西有所不為孟子有所不願威公由莒轉戰而入齊管仲釋囚拘而相之其學焉而後臣之也孟子至與成湯伊尹同稱然觀其始志不過欲立功名於天下以自尊榮其身而已豈有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之心哉召陵之役反未及國而陳轅濤塗之執驕恣之迹已形其視成湯之慙德為如何嗚呼此功利德仁之所從分歟唐太宗與裴寂劉文靜謀動高祖時其志無異於威公管仲之事及其有天下之後致正觀之治而論者以為庶幾三代之王吾獨於其聽魏徵之言而見之

宇山全集卷三十一  
九  
宇文士及稱南衙群臣面折庭爭陛下不得舉手蓋  
當時輔拂鯁挺之臣不獨徵而已顧獨徵之言為尤  
詳且切取徵之言而讀之蓋有富翁貴仕之所不能  
堪者而太宗富有天下貴為天子功業皆其所自致  
而能俯首抑意聽拂逆之辭於疇昔所惡之臣嗚呼  
此其所以致正觀之治庶幾於三代之王者乎恭惟  
主上盛德至仁其學蓋出於五帝三王而俯取唐太  
宗德仁功利之問與魏徵之所以對者發於奎書形  
於詔旨詢及侍臣一何其德之盛仁之熟勉勉疊疊  
而無有窮已也實天下萬世之幸執事大人仰取而

俯用之策諸生於旅試之場甚大惠也設功利德仁  
之疑於魏徵之辭愚既以齊威管仲之事決之於前  
矣至於帝王之德之仁豈但如匹夫見於脩身齊家  
而已之說愚竊以為不然夫所謂脩身齊家者非夫  
飭小廉矜小行以自託於鄉黨者然也顏子視聽言  
動之間曾子容貌辭氣顏色之際而五帝三王臯夔  
稷契伊呂周召之功勳德業在焉故大學言明明德  
於天下者取必於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之間愚不敏  
姑誦所聞執事大人幸恕其狂斐

問漢文武之治

對嘗讀洪範至於沉潛剛克高明柔克之辭未嘗不  
反覆深攷而攷思之以為古先帝王之所以未嘗不  
學而求警戒磨勵之心未嘗不切也執事教諸生以  
漢文帝武帝之事愚獨以學而斷二君之失夫文帝  
之為君固寬仁之君也然其質不能不偏於柔故其  
承高惠之後天下無事不知上古聖人弦弧剡矢重  
門擊柝之義安於嫁胡之恥不能飭邊備講武練兵  
以戒不虞而匈奴大舉入邊者數四甚至候騎達於  
雍甘泉僅嚴細柳灞上棘門之屯雖拊髀求將御鞍  
講武而志終不遂使其有學以輔之而知高明之義

必不至於此矣武帝之為君固英明之君也然其質  
不能不偏於剛故其承文帝富庶之後貫朽粟腐憤  
然欲犁匈奴之庭以刷前世之恥然不知舞干格苗  
因壘降崇之事不止衛青霍去病之師而窮貳師之  
兵至於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雖下輪臺哀痛之詔亦  
無及矣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執事謂始作者有  
以基之信其然乎使其有學以輔之而知沉潛之義  
不至於此矣嗚呼富庶之效雖遼於虛耗之報而拊  
髀之歎有不如輪臺之哀堯舜三王之心吾於漢武  
帝末年之詔而知之此吾所以重惜其無學以輔之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一  
也若聖天子求治之至而治道未盡舉此則執事大  
人之任愚未敢僭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一

第3534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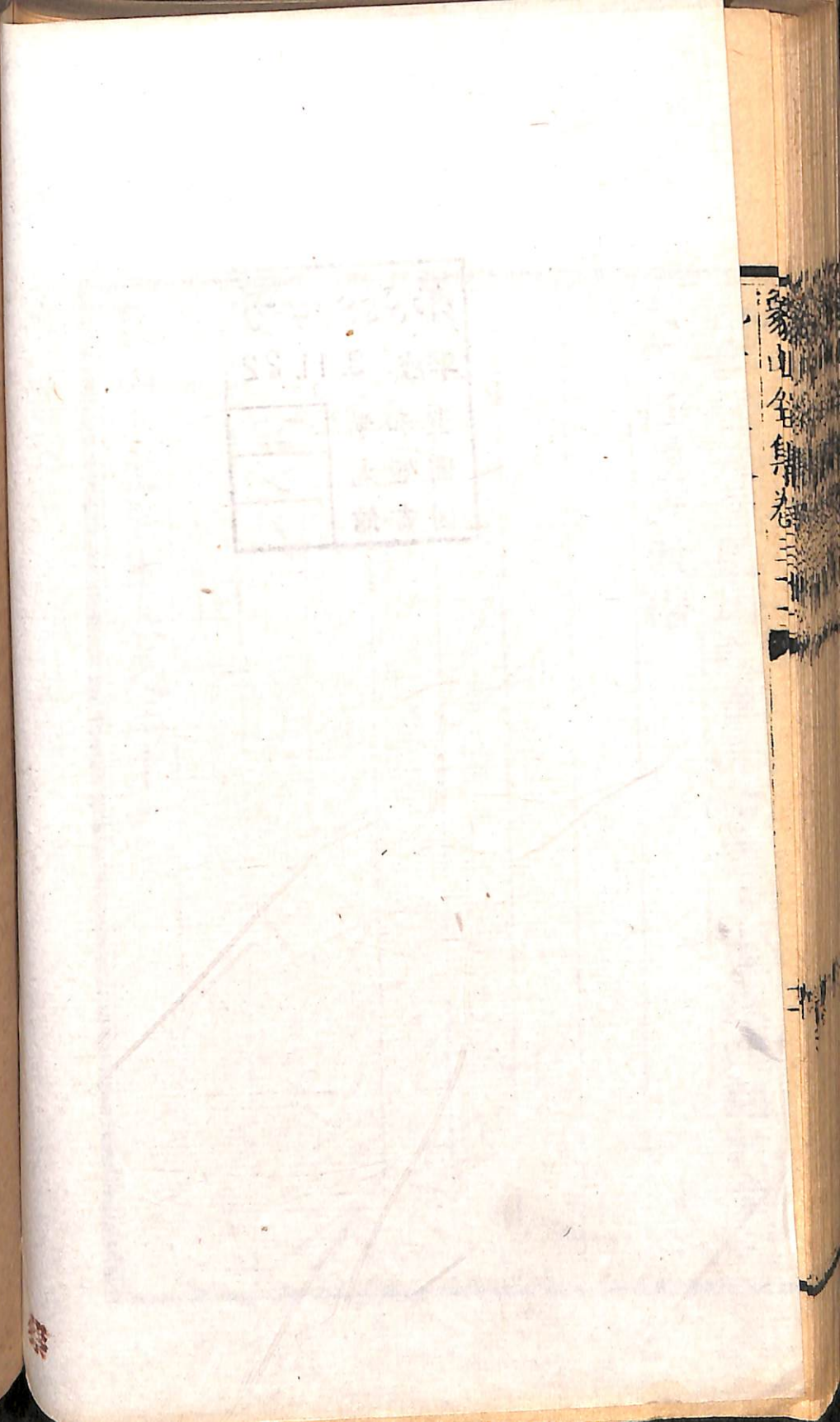
平成 3.11.22

聖和學  
園短大  
圖書館

928

2

7



光緒  
SS 11 E  
光緒  
光緒  
光緒

象山全集卷三十一



